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范仲淹　守成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旣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擧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叅軍迎其母歸

養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仲淹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論辯之語於屏上比去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愼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

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

如此諫官實不報妙古人大作用俱於廷見

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廼命仲淹安撫江淮所
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祠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
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
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會郭后廢率諫
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
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
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召還判國
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
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乃侍臣職余敢不
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劇煩使不暇

能譏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

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爲朋黨君明臣哲垂榮亡極朕昃食厲志庶幾古治而人務交遊家爲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爲苛刻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聞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旣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巳願從降黜館閣校勘

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為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元昊反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為陝西經畧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

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

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絶。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

環慶路經畧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鄕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若讐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

閤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為伍恐為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藏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趙繼嵩已喪師彼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

衆人上多
知人之明

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

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亮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

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也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封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

寸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
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
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部裁餘優等免選
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
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
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
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
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
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
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

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遲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

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為鎮併使州兩院為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為不可而止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為不可曰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又建言周

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内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

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仲淹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昷之輩仲淹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素以丈事仲淹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陜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與致太平

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初仲淹出使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欣然相與語終月閒曰何爲亟去朝廷仲淹言欲經制西事爾事畢即還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

在朝廷之爲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載入仲淹爲之愕然自仲淹出使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乃以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謚文正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西戎方熾、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仲淹守延州、

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仲淹進兵仲淹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愼此所以不及也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遂還琦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琦遽奔半途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地琦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

仲淹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一有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仲淹所部但刺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仲淹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仲淹為龍猛指揮使乞朝廷留意西賊攻塞門砦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

主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方仲淹素耆家將卒有數人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爲賊所擒出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其陷蕃將卒聞之必願昊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遠竄其陷蕃將卒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爲孽其患不細昔漢守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

遺之、海恍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在政府、富弼在樞府、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弼慍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

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為然及仲淹與弼迹不安仲淹出按陝西弼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

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

仲淹嘗與呂夷簡論人物夷簡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仲淹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仲淹言慕府辟客

須可爲巳師者乃師之、雖朋友亦不可傲、蓋謂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仲淹在睢陽、堂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仲淹、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錢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仲淹甚愛之、明年仲淹去睢陽、孫亦辭歸、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

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康定用兵時張載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狄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為西帥也皆隷其節下咸奇之曰此國器也仲淹嘗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為也青于是晩節益喜書史仲淹日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子

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仲淹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邪吾家素淸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吾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

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
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仲淹在蘇州奏
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
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吳
下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遂即地建學仲淹
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
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
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饗富貴而不
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
廟乎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

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群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仲淹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仲淹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仲淹爲葬之歲別有饗祭朱氏他子弟以仲淹蔭得補官者三人仲淹在睢陽遣子純仁到姑蘇取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延年問

寄此久何如延年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晏殊判南京仲淹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殊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壻仲淹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皐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即取富爲壻後改名即弼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仲淹在鄧鄧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言平生用之不盡也仲淹微時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仲淹視之自仲淹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仲淹仲淹不納强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寀長仲淹教之義均子弟及寀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之仲淹爲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畜書畫仲淹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戒

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其簿以為宗家惜之毋
為人得也常自謂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韓琦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
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
也又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
所濟若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慶曆六年內
出詔曰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亟
疾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是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歟
紘降知衢州鼎知深州綽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自
今皆毋得用為監司並與遠小處差遣綽鼎紘三人

皆范仲淹所選用也侍講楊安國因講筵爲上言二
虎事故有是詔朱熹曰孫沔之徒素無行節皆羅致
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
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
曰世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
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
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諸公爲相張安道爲御
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
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爲相蘇爲館職兼進奏院
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飲燕之費蘇承例賣

故紙因出巳錢添助爲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爲傚歌王勝之句云歌倒太極遺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這一隊專探伺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人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兩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爲民永不敘復緩有時名然所爲如此

終亦何補邪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盡擢引純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爲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文正石介聖德詩云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嶪嶪爲予司諫正予門闕爲予京兆堲予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曷六月酷日太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

延陵顔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二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呂夷簡　守成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闕政今封禪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選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王曾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君識夷簡否曾曰不識也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

鈞軸曾曰何以知之曰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稱農器等數事擢侍御史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既而屬御史臺案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即位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内之中方眞宗祔廟太后欲其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令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奬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

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同列皆辭之後，爲例。天聖七年，拜同平章事、景靈宮使、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爲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初太后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夷簡宜退，夷簡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燮輔，知無不爲。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爲之救禦。十年李宸妃薨，太后

人宗亦可取

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夷簡奏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太后皆從之、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致、不視朝者累

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諡章懿前畢章獻殿攢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水銀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太后嘗欲以荊王爲皇太叔夷簡力爭以爲不可遂止又以荊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夷簡因對言及以爲不可太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夷簡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極言太后曰何至如此夷簡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在中書聽旨太

后寤。卽令出宮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爲修大內使明道二年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辯佞壬絕女謁陳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樞密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

闖文應因使爲出詞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是歲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初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爲太后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自縱所幸尚美人恩寵傾后宮郭后妬屢相忿爭美人嘗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憤起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

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畀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楊偕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能通道輔叩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朝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

欲后爲天子耶

毋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仲淹補外宋庠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軍國大事、與太后内中裁處、郭后既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内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領之、文應即命氈車載二美人出、初蔡齊力爭削遺詔中太后參決軍

國大事之語、呂夷簡歎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
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爾及二美人爭寵
恣橫、卒賴太后排遣之、然議者以爲人主既壯、而毋
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乖廉之
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爲失也、夷簡
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劉后服未除、而
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
他日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
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于昏
矣、不立后、無以正之、冊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天下

學校久廢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第無所
統一宗室子益衆爲置太宗正糾率增敎授員悉授
諸衛官以別庶姓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
平曾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
於是二人皆罷夷簡判許州寶元三年復入相時方
飭兵備以夷簡總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
名太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先
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緩急至是言事者請從
仲淹之請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
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

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耳不若修洛陽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識者韙之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同列亦贊其速行夷簡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

爲相 翦髭

臣之體未幾感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慶曆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乃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謚文靖夷簡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宰相矣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

三事足了夷簡生平

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將名臣報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鬬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繒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閤進諫夷簡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爲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嘗借兵伐高麗太后欲與之夷簡堅執不可后曰適

巳微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夷簡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旣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黄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夷

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諫官張方平言自元昊爲寇三年雖常得逞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倘有悔心勢未能自通今因南郊大禮宜特推曠恩以示綏懷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文願陛下延召大臣商愚計而施行之上書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

及此社稷之福也卒定和議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厨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除稟行自此擢用李廸與夷簡同相廸直而踈夷簡巧而密廸嘗有所規畫夷簡覺非其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他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夷簡因謂廸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付以事任廸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兩浙提刑廸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人內

既不協，迺於上前求去，上恠問其故，奏曰，老病無堪，夷簡公相讒欺，具奏所以，上召呂面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其門生求官，二人共議許之，既而夷簡遂在告，迺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以祭牘奏上，李惴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曾久在外，意求復用，宋綬爲參知政事，甚善夷簡，謂曾言，門孝先求復相，公能容之否，夷簡許諾，綬曰，孝先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復如故，夷簡笑然之，綬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以集賢處之，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

夷簡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綬問其可否曾無所擇既至夷簡專決事不少讓夷簡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夷簡者昌齡諷以博文告曾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逐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許州參知政事宋綬亦罷去

迪曾雖以疏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初夷簡罷密薦王隨與陳堯佐二人爲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已下者用之庶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番爲養病坊之語

韓琦論隨等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免於是俱罷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邪若杜衍孔道輔范仲淹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張士遜及張得象爲相士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先是揀下都輦官千餘人遮宰相樞密使喧訴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奏其事請付有司治時軍興機務塡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夷簡復爲平章事

作不下勅
與相殺人
爭此

斬輦官曹榮陳吉于市以倡率其徒遮宰相喧訴也從者配牢城卒揀輦官爲禁軍如初詔初景祐中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邪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夷簡爲長者天下亦以夷簡不念舊惡仲淹面謝曰曏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先是夷簡

當國同列不敢預事獨叅政事宋庠數與爭論夷簡不悅上顧庠頗厚夷簡忌之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知延州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書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禁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時朝廷命仲淹分析仲淹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

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遂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爲夷簡所賣也、於是庠罷知楊州、夷簡惡韓范富三人、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遣弼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弼再使契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書詞與口傳不同、弼覺之、奏曰、政府故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仁宗召夷簡而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弼益辯論不平、竟畢事而還、仲淹琦亦措

置西事有功、及軍罷而夷簡請老、盡用三人、及宋庠夏竦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昌朝陳執中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譽仲淹弼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仲淹弼、仲淹弼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羣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仲淹日獻二事、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夷簡每求去、以候上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謝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

[illegible]從之言

是仲淹使河東陜西、弼使河北、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上嘉、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事、奭簡爲上言曰、臣覩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上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淑奏

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疑之與脩因問夷簡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夷簡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頷之景祐末災異數見上憂之深自貶損博士林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爲書上之大抵皆諛諂之詞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於是天章閣侍講缺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薦王洙且內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夷簡欲探上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爾不若并郁夫淦許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上問洙何如夷簡

言洙博學明經上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並用二人上許之洙修經武聖略仁宗覽而善之命夷簡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略欲用學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人獎諭具道欲用洙與夷簡以為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具記上語明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嘗語洙者夷簡復稱說如昨洙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上萬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二年夷簡數求罷上優詔未許

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未嘗以言責人景祐以前綱紀未甚隳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慟哭無一人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為正人地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已又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知西州將帥累以敗聞非虜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朕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

語有泣下者夷簡任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自有宋得君一人而已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今北虜復盟西賊欵塞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疾默默而去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薦賢才合公議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夷簡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方服其

量云、仲淹經略西事嘗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

宋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累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滁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從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會河北乏軍費選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衍

自言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刑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其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上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中丞杜衍與三司差擇之已而三司後行數百人詣宰臣呂夷簡第詬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美言諭之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肆醜言乃去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具得其姓名前杖脊

配沙門島二十二人、決配遠惡州軍牢城、其爲從者皆勒停、或云是時小人欲害君子、先唱諸吏之虛聲以中衍也、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涌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克、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罷而儲之、則察其

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毋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戶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衎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衎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衎悟召乙問之乙謝曰已得他闕不願爭衎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

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數月聲動京師遷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權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樞密使與富韓范共事三人欲盡革衆事修綱紀小人權倖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而衍尤遏絶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然衍與三人卒以此罷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琦亦以爲可舉衍爭以爲不可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

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鬬、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爲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嘏、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壻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

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爲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甫所奏、謀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發甫所奏。度深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爲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既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陳執中在中書、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爲奏、言諫院令闕人、乞且留甫等供職、吏執劄子請執中、執中曰、向者上無明旨、

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因譖衍曰、衍黨二人、苟欲其在諫院、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爲宰相纔百二十日也、議者謂衍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衍言始在西府、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亦不以訪衍、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兖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致仕、衍爲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

也享客多用粲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爲宰相清貧乃爾耶衍命侍人盡取白金粲器陳於前曰非乏此雅自不好爾然衍好施亦卒不蓄也張侍讀瓌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絺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卒年八十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斂以一枕一席小壙庳冢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

不宜矯飾過實則近乎偽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枉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了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為鄉曲之顯謹多少枉為時所上下也有門生為縣令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其以此何也衍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

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相知子焉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予非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又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慎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宋文彥博

文彥博字寛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

守著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令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己罪、誣平降虜、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己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

栁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能平其價乃
知臨事須當有術也彥博喜遊宴嘗擊毬鈴轄廨閒
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
又不受伏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又嘗宴鈴轄廨舍夜
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廄爲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
股栗彥博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
卒氣沮無以爲變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
則反樞密直學士明鎬討之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
於兩府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命爲宣撫使監諸將討
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

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由覆、
上許之、彥博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闉以攻城旬
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
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棄土於水、晝
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
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取敢死二百、命指揮將之
銜枚自穴入、有虞候楊遂請行、遂自軍士中有病欵
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
絙以引城外人、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檻送京師、拜
同平章事、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

救冗如彥博可矣

以勵風俗、與樞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卒亦無事、而邊儲由是稍蘇、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張貴妃、緣此擢爲執政、除外戚張堯佐左宣徽、臣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蓋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爲謀身之計、向來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爲表裏、言彥博有才、未可罷去、自彥博獨專大政、威福一出於己、人不敢議其過惡、乞斥罷彥

博以富弼代之上怒甚却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上於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論英州別駕直聲自是聞天下彥博罷爲知許州或言張堯佐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及爲參知政事明鎬討王則孝充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者

[illegible]不可信

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乞身往破賊上大喜賊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辯云遷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鄭人也至和中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三年正月

帝方受朝疾愨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内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

商湖河穿六漯渠、入瀆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彌、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

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爾、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彌持重衆心以安、流寄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流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判河南

府、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與轉運使李參議論不協因訟參遣吏齎河圖屬宰相彥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乃詔推劾而申錫伯玉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降申錫知滁州申錫伯玉攻彥博雖不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上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罷、英宗即位、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入爲樞密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

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入究之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己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

心。帝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百姓何所
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强。今皆不
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務要推行爾、御史
張商英欲附安石、摭樞密使他事以撼彥博、坐不實
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
國體、歛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知大名府初選人
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
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
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

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觀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傅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元豐三年。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眞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

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一、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客、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郤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

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在洛、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事飲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元祐元年、起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顧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

時年九十矣或謂顒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顒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三

左編

臣類

宋韓琦 字成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通判淄州入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莞庫衆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蒞始得受往

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拜右司諫、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奸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曽爲相、謂之曰、每見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安、至如希文亦多好名、(失言)於國事何益、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爲體量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副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

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仮、四、檄、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俱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

職爲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諒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

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勳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己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辯析、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知揚州定州、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謀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嫠、繼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知

并州契丹冒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始潘美鎮河東患冦鈔令民悉内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六年帝春秋高旣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

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

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
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
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
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
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
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
詔立爲皇子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賓客或從容語及
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
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初仁宗嗣未立琦請置

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仁宗倦勤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輒即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育宮中琦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知否上以英宗爲言琦即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琦何不與之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琦琦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琦笑曰若素議豈不壞了事英宗初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

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琦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即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琦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下、琦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允弼太宗孫也、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琦呼之、徐徐方來

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
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
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帝初以驚疑得
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臥不
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琦俯而懇告則或
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而不顧琦或跪於榻
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
亦不易勝矣帝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
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之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
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

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琦意不搖妄傳語言者遂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惟琦確然不變參政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即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舊嘗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我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者神宗也琦即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琦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

女今皇帝自少鞠于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琦因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兒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禀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

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山陵使回。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旣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旣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不復出口。太后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琦但曰。領旨。琦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人不預。旣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旣非天屬

之親、願加意承奉、傾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隙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初英宗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内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

卌

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旣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方處喪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朝廷順指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

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琦察其意回矣、即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其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乃往白上、上曰、莫未否、琦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還政琦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之數、太后既允、即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奬母后、是豈好事、琦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彼遺太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雞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弼在其旁、颺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

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光在諫院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脩已簽書矣參政趙槩難之問修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先是后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琦曰適聞簾下說否弼不忍聞蓋弼意亦以太后之意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後中書已

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琦愕然因此不悅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琦琦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治平二年殿前都虞侯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自逵始於是知制誥邵必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弗聽或以咎琦琦曰故事西府當用一武

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遣當之或曰
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
不用武臣矣宜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
逵是月彗行至張而沒彗之未沒也言者多以爲憂
或告琦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英宗即政
琦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
批得百餘番俱闕略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
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
成十餘軸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後上仙琦哭之
慟曰何事不可爲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

疾久、一日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及是神宗即位、一日中書呈罷、上獨留琦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初即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琦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内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内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歛容拱手曰、此恩何可忘、琦惶恐謝之、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

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允，初入大王元儼子，太宗孫也，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數十年爲故事，至是陶始劾之，琦請去，帝爲出陶，是後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判相州，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徵擾，改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甚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

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後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耶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文彥博悔於中變督促棄州如初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手詔曰昔我藝祖再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絕觀察使從式進封郡王琦自長安入覲問曰推崇太祖之後令

擇一人封王、常從獻于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徙判大名府、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刋石頒天下、琦請辯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

安石初主富強而終於弃地豈不羞死捨它爲事何如中原之不捨地乎

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謂宜遣使報聘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及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失地七百里識者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于色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

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悅服、在魏都久遼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卽命工圖之初英宗卽位、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上旣釋服、乃下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

濮議于安宗之所易

太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濮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為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冊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斬不杖朞、為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為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為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畧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

以有太后也

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
太后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
而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
亦寢後數日豊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
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太后之故決意
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
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
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
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
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

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媿恥既勢不能止故所言
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
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爲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
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翕
然相爲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後有一
言佐朝廷便指爲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
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畧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
降詔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
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令
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畧無

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
之是時漸近南郊朝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
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禮既罷明年正月臺議
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日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
三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是夕忽遣內侍高居
簡就曾公亮宅降出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
又云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是日
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閤
子內稍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
召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

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令太后手
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
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語
草以塋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于
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太后
慈旨爲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
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爲濮安懿皇朕以方承大統
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
且欲以塋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爲廟俾王子孫
主祠事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

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以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榜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卽園爲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日罷議之

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背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衆聽以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 口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悟繼以某策不顧義禮更相唱和既挾權以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

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
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編牒告示庶知朕
意二詔皆琦所自草也神宗即位它日上謂琦近有
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琦曰不可且先帝遵守
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祖
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
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初琦為
諫官時民間作銷金服玩琦請以先朝舊制禁絶之
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府以刑名未明申請審
刑院議止徒三年琦奏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銷金者

勅請復用之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鐘律琦曰
祖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
定律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
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止
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旣達其源又當以當今之
所急國家方夏寧一又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
願陛下與左右弼臣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
急其所急在理爲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峴舊樂琦
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
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

東門司、先朝及令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谿人饑、爲體量安撫使、琦至則獨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劍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士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元昊初叛、兵鋒銳甚、擢琦陝西安撫使、趨上道、琦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

羌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琦
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
議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歲費輕之目曰東軍而土
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
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
鳴沙之道旣任事久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
于軍中將亦習戰鬬識形勢每出輒有功琦方建請
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
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
其種落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𡺸則平夏

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中兎爾章既上又與范仲淹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近塞琦駐建安忽有人夜携匕首至卧內遽搴帷帳琦起坐問曰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葢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琦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也遂取帶而出明日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琦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葢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琦歎曰非琦所及琦至關陝以兵數雖

歸於必有差處

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遝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哉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皆同列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琦時在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爲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上遂釋然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

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矣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自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琦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縢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于其間嘉祐四年下祫享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遺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受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

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棄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敕以省疑獄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治平中夏國洗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琦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琦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琦所料夏人竦服濮議起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首罪歐陽

修諸執政莫不避匿自解琦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歎其平直忠諒不肯推謗與人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罷琦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琦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太王爲皇太子琦曰太王乃潁王也煩聖躬更請書之上又批於後云太王潁王某琦曰欲乞只令晚宣麻上領之時神宗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定矣琦爲相日曾公亮爲亞相趙槩歐陽修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

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琦一日懇辭相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請益堅宅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以待故除兩鎭除鎭安德勝等軍節度兼侍中判相州有衮衣待還之語請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琦因進言用人當辯邪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琦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琦陰知時事遂堅請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

上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不答、琦便退、後有問琦何以識之、琦曰、嘗見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知此非宰相器、琦自永興過闕、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琦曰、仁宗立先帝為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琦之語問安石、安石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為太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琦異也、安石強辯類此、先是琦知揚州、王安石初及第、為簽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琦見安石

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安石曰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安石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琦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安石終不屈然琦雖重安石之學終不以吏事許之安石秩滿去會有人上琦書多用古字琦笑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聞益以爲輕已怨之故安石熙寧日錄中短琦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琦薨安石輓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猶不忘少年之語也琦爲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眞

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琦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全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葢其心主於可行而已琦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人斥逐獨琦安焉後扶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

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異同琦諭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琦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琦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崔公孺琦之妻弟也琦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之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菹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琦嚴憚之琦俘旧闕成

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琦論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曾又嘗云若晉公（此謂裴度）點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又曰須將丁寇立朝聞天下一善言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此謂丁謂）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誠意不可不謹琦嘗言仁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爲賢相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陽范尹旋收旋

失終不受其籠絡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天下屬望他日大用當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吳奎子環素以堅挺有節槩稱琦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環為言者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環敗皆如其言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琦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屢薦歐陽修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

不言以易之

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琦既與歐陽修相知而相親最深修深服琦之德量嘗自累首歐陽修何敢望韓公琦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琦知修以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為之耳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琦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蘇軾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誥琦曰軾之材遠大

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太宗仁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刻于石琦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琦琦指數事其一

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溪洞蠻彭仕羲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竇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羲方乞復通貢奉、郤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仕羲貢奉如舊、郤令送還二子、琦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琦曰、此事未安、二子旣

還則稱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
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發師賓俾知龍勝州然
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荊湖之間無事桂州陸
詵奏交州欲取溫悶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
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
曲承美專有此地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
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
恐不能守石介聖德詩云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
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
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